

讀

通

鑑

論

續通鑑論卷十八

船山遺書二十

衡陽王夫之議

陳高祖

自曹魏以迄於宋皆名爲禪而篡者也蓋嘗論之本以征  
誅取天下狃於習而假迹於篡者唐高祖也其名逆其情  
未詐君子惡其名而已以雄桀之才起而圖功其圖功也  
以覬得天下爲心功旣立而遂攘之曹魏劉宋也而劉宋  
之功偉於曹魏矣受推誠託孤之命遂啟逆心非不立功  
而功不在天下以威福動人而因竊者司馬氏也無固獲  
之心天下亂而無紀一旦起而攘之者宋太祖也無功於

天下天下已亂見爲可奪而奪之者梁武帝也既無功矣  
蕭彥謀以從人於弑逆因而奪之者蕭齊也本賊也而名  
爲禪者朱梁也若夫陳氏之篡梁功劣於曹劉而抑有功  
焉天下之亂已極可攘而攘之亦無固獲之心如是則不  
足以頡頏於劉宋而優於趙宋有討平侯景之義愈於曹  
馬者無素蓄之姦賢於梁武者無犯順之兵也是故其爲  
君也雖微而其罪亦輕矣卻淵明而復辟於敬帝非果念  
武帝之子孫而固立之然當其時江左之不能自立甚矣  
蕭齊稱藩於宇文以殺叔父而保一隅以號爲君淵明稱  
藩於高氏以蔑君之遺孫而擲虛號以爲君皆非君也豈

文高氏守藩之臣也使淵明得立則舉江東以屬服於高  
洋尤慘也陳高非忠於蕭氏而保中國之道民延數十年  
以待隋之一統則功亦偉矣哉夫陳高始起嶺表之日逮  
乎入討侯景之初固知其未有妄干天位之志也蕭氏子  
孫自相戕賊天下莫適爲主而後思攘之其罪既輕雖無  
赫赫之功而功亦不可泯視隋之居中狐媚以奪宇文氏  
者遠矣若夫君子之有怨於隋者則以□□代□□得之  
不以其道而終不可名爲篡也此陳隋之後天下所以定  
也惜乎唐之不正名爲誅弑父虐民之獨夫而託之乎陳  
以自居乎篡也

君子之善善也豪毛必取唯其豪毛之果善也若夫赫然  
著一善之名而實無非惡役於其名而取之則受罔於非  
其道爲愚而已矣陳氏纂梁王琳起兵至湓城以伐陳赫  
然討賊之義舉也自君子論之子之纂燕齊宣王興師伐  
之而孟子曰以燕伐燕若琳者豈但以陳伐陳哉琳起兵  
以救元帝於江陵正也蕭督導宇文氏以戕元帝而毀其  
宗社督者琳之仇讎也而督不能獨成其惡元帝死於宇  
文氏之刃則宇文氏尤琳之不共戴天者也侯平不受琳  
之指麾琳遂奉表於高洋去□卽□惡已大矣猶曰高氏  
非吾讎也以妻子陷入於關中復奉表稱臣而西嚮身爲

盟主三其德在苒妻子之私愛北面稽顙於殺吾君亡  
吾國之索虜鮮卑斯人也陳主所讎蔓視之不以爲人類  
者也而何能奉詞以討陳邪蕭督琳之讎也敬帝非琳之  
讎也元帝死亡敬帝以武帝之孫元帝之幼子立於建業  
琳既兩奉表於二虜復稱臣於敬帝以縻繫於梁梁徵之  
爲司空而不至何爲者也使琳果有匡復之心則身旣爲  
上流之盟主應司空之召入奉敬帝折陳氏之邪心未豈  
不能旣懷貳心親高齊而忘故國及陳之篡乃竊討賊之  
名以與陳氏爭倚高氏之援求蕭莊以借爲主一人之身  
倏彼倏此廉恥蕩然而尙可許爲討賊之師乎幸而陳氏

勝矣陳而敗也高洋乘亂而取江東琳不能禁固琳之所  
不恤也假令蕭莊得入建業而君梁琳因起而奪之勢所  
必然抑琳志之固然者也無恆之小人旦夕莫測而許之  
以討賊之義乎卽後事而觀之陳遣謝哲往說而琳又還  
湘州陳高祖殂復背約而奉蕭莊屯湓城以稱帝大敗於  
侯瑱而奔齊之志決矣此琳始終變詐之情形也故曰非  
但以陳伐陳也嗚呼人至於無恆而極矣無恆者於善無  
恆也於惡亦無恆也於惡無恆而有時乎善其果善與猶  
不可據也況乎其徒以名邪爲君也忠而死爲父也孝而  
死非爲君父而忠孝也吾臣吾子不忍自廢者也豈忍以

忠臣孝子爲可獵取之浮名乎失身於異類則已無身矣  
無身而君誰之君父誰之父違及忠孝哉且若琳者則又  
失身於□類而亦無據也倏而禽倏而人妖魅而已矣今  
有妖魅於此衣冠粉澤而遂樂推之以爲人非至愚者不  
然然則假琳以梁臣之名而嘉予其伐陳之義又何以異  
於是人之別於禽獸恆而已矣君子之觀人絜其初終以  
定其貞邪持論之恆也乍然見其襲義之虛聲而矜異之  
待其惡已敗露而又貶之亦持論之無恆者也無恆則其  
違琳也不遠矣善善而無一定之衡可不鑒與  
被徵不屈名爲徵士名均也而實有辨守君臣之義遠纂



逆之黨非無當世之心而潔己以自靖者管囿隋潛是也  
矯厲亢爽恥爲物下道非可隱而自旌其志嚴光周黨是  
也閒適自安蕭清自喜知不足以經世而怡然委順林逋  
魏野之類是也處有餘之地可以優游全身保名而得其  
所便則韋賢種放是也考其行論其世察其志辨其方則  
其高下可得而觀矣賢者孝寬之兄放者世衡師道之族  
也故二子者尤相肖其家赫然著顯名居厚實於天下而  
已得以高臥邀人主之尊獎則亦何求於一命之榮哉二  
子者尤相肖也此爲逍遙公豹林處士而已矣

文帝

文帝既以從子繼高祖而立宇文氏遣高祖之子昌歸陳  
文帝與侯安都斃之於江帝之貪位安忍其惡無所逃矣  
所可重傷者昌之愚而爲狡夷投之死地以亂陳也昌在  
關中高祖屢請之而宇文氏不遣持重質以脅陳高祖殂  
乃亟遣之歸知其兄弟必爭則已乘之以收其利蕭紀爭  
而得巴蜀蕭警爭而得江陵其術兩讎復以試之建業其  
情曉然易見而何昌之不覺也侯安都之戕賊行而昌死  
於道喪一亡公子耳宇文氏無一旅之援一使之逆於已  
無損也昌不死而陳有奉之者則必求援於已捲土而奉  
昌昌不能違不復有陳矣昌何利於此而徒爲宇文氏張

乎昌不聽而終老於關中雖居異域自以梁亡被虜非投  
身幽谷如劉景蕭寶寅之迷也仲雖斷髮文身以全孝友  
而大周祚則委贄於宇文氏其又何傷晉文公謝秦伯得  
國於斯之命豈忘君晉哉秦奉己以入而己制於秦惠公  
之所以見獲於韓原文公不屑爲也父死之謂何而忍利  
其國秦人之謀折矣故晉以圍而文公終以霸天命在己  
惡知其不爲晉文其不然也以亡公子優游於南山渭水  
之閒可以全身而不貽禍於宗國又何怨乎或曰此仁者  
之事非昌之所及也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仁則入  
乎不仁危其國亡其身不仁不可與言而爲人所顛倒一

開而已身死則爲陳昌國危則爲蕭督昌不仁而文帝安都以不仁應之昌先之矣

國破君危志士奮興以圖匡復此決起一朝無暇豫計其始終者也豫計則不果矣雖然亦有不容不豫計者亂一起而不知所屆事會之變未可測矣所可豫計者己有其初心道有其大常也或死乎或弗死乎死有所爲死生有所爲生變雖生於始謀之外而心自依乎其初此之謂豫計志不定義不明以義始以亂終利害亂其中從違失其則則爲王琳而已矣孫瑒之始與琳俱起本以蕭督引字文攻元帝於江陵急於入援以拯元帝之危而存梁之宗

社不及而江陵陷元帝死事雖不克而爲吾大讎者宇文  
氏也陳氏攀敬帝以立而又篡之則其意計不及忽然之  
變也於是而琳志亂矣外旣偏而內復潰琳乃首施兩端  
編奉表於二夷觀望以拒陳遂受高齊驃騎之命終爲口  
類矣而瑒異是宇文氏授瑒以刺史瑒誓死以拒守孤城  
而不降使城陷而死焉瑒得死所矣乃陳兵至周圍解兵  
力已疲民情已釋彥得四顧故國已亡而無可託足乃集  
將佐而告之曰吾與王公同獎梁室勤亦至矣時事如此  
豈非天平乎乃舉州以降陳非降也不降而無所歸也救江  
陵拒宇文者瑒之初心也陳之篡梁之亡非瑒始計所及

也。場非敬帝之臣，陳高有篡弑之逆，而敵怨不在後嗣。文帝非躬篡之主，不辱其身於加刃。吾君之狡夷，場可以無死，而又爲誰死邪？若此者，場不能豫計於先而抗字文以全郢城，則其素所立之志終始無異。致場何病哉？無他。王琳雖名爲義，而圖功微幸之心勝，則遇變而不知所擇。場義在心，而不僅以名事，雖不濟而義終不墜也。決死一旦而挾功利以爲心，物必敗之，亦惡知變之所生而早計之哉？

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類之已敗，則雖非貪人相習於亂，大風之隧當其隧者，無不靡也。貪人之所吹拂，成乎風。

而類無不敗且不自知其爲大惡捐名義以成乎亂賊而後人道絕矣華歆賈充劉穆之謝晦沈約褚淵崔季舒胥貪人也扶人爲亂賊居篡弑之功而身受佐命之賞弗足責也王晞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高演報其翼戴之功使爲侍郎苦辭不受知貪人之不保令終而靜退以全身非華歆輩之匹也乃首倡逆謀力爲贊畫夜入帷幕忘生蹈險以奪高殷而弑之晞不自爲榮膺也徒焦肺困心不恤族誅之禍唯恐演之不成乎篡何爲者邪功成而不受賞安下位以終身使移此心以盡誠於君父而獎掖人於忠孝之途則於諸葛公桑株八百薄田十頃之節

又奚讓焉然而啼憐不畏疚以爲亂賊之腹心者何也篡奪之風已成乎隧當其隧者靡焉習以爲安而不知其動搖之失據也民彘泯矣天理絕矣百年之內江東河北視弑君父如獵麋鹿篡國如掇蜩蟬無有名此爲賊而驚心動魄者啼固曰吾爲其所應爲而不受佐命之賞則道在是矣悲哉華歆輩之敗人類而人類無能更存也士不引千秋之公義以自擇所趨習染時風以爲固然從後而觀之惡豈有瘳而一曲之操其能揜不赦之辜哉

以亂人爲可畏者懦夫也以亂人爲不可畏者妄人也莊周氏自謂工於處亂人矣一以爲猛虎一以爲嬰兒一以



爲羿之彀中而不可避也一以爲大浸稽天而可不溺也  
懦夫聞之益喪其守妄人聞之益懼於凶則唯失己而謂  
輕重之在物也虞寄僑處閩海陳寶應連周迺畱異以作  
亂寄著居士服屏居東山寺危言不用寶應縱火焚寺以  
脅之威亦熯矣而寄愈危責寶應也愈厲如寄者豈不戒  
心於亂人之鋒刃而任氣以行邪乃終獄立千仞而不以  
寶應之凶悖爲疑非妄以輕生狎暴人而姑試也求諸己  
者正而已矣浸令不然心非之抑詭隨之私議之而面諱  
之亟於求去而多方以避之放言毀謗佯狂閔默以順之  
皆莊周所謂緣督之經也而早爲亂人之所測祇以自辱

而無補於禍難妄之興懦之變也夫君子正己而已矣可  
爲者奚憚而不爲可言者奚憚而不言亂人雖逆凋喪之  
天良未盡絕於夢寐天可恃也卽不可恃而死生有命何  
所用吾術哉是以知虞寄之可爲君子矣歐陽紇反於廣  
州流寓人士惶駭失措而蕭引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  
安坐耳直己以行義何憂懼乎寄近寶應而危引遠紇而  
安寄直己之道行引直己之志定其歸一也反是則韋思  
相以畏蒞爲赫連勃勃所惡而死趙崇以輕薄爲朱溫所  
怒而死崇呼崇駭爲山剛柔無據而可惟其處己者未正  
也

爲君子者也。君子不可欺者也。儒而受欺於人，則不惟無補於世教，而其自立也亦與欺爲徒。因以欺人而自欺也，甚矣養老之典，儒者重言之不審於何以養也。則宇文邕、胡孫而優俳，遂謂其可登簫韶之綴兆也。漢儒飾文而迷其本，於是桓榮、李躬受割牲躬饋之榮，施今且未知明帝之果可以養老，而榮躬之果可爲老更否邪？雖然，當東漢之初，天下可無捐瘠離散之苦，而榮與躬非從弑父與君之臣，猶可尸此而無大慙也。宇文氏日糜爛其民，以與高齊陳氏爭丁壯，捐尸於中野，農人沒命於輓運，父老孤寡無告者，不知幾千萬而于謹以機詐傾危之士左袒，宇

文護以弑其君乃覲然東面登降坐食於太學掇拾陳言如樂人之致語遂施施然曰此文王敦孝尊賢之道也儒者榮之稱說於來今爲君子儒者其然乎文王之養老孟子言之備矣非飾衣冠陳尊俎贊拜興於伯夷太公之前也且其爲伯夷太公而後爲國老桓榮李躬何足以稱而況于謹者固伯夷所與言而視如塗炭者乎先王之政紀於尙書歌於雅頌論定於孔孟王者之所宜取法儒者之所宜講習無得而或欺亦無得而自欺者也語雖畧而推之也建天地考三王質鬼神俟後聖無不在矣漢儒之說欲以崇道而但侈其榮利竊竇然夫我則不暇也

臨海王

觀於陳氏之代抑不知當世之無才何以至此極也侯安都周文育程靈洗戰而獲獲而囚囚而繫以長鎖鼠竊而逃仍爲大將而不慙其武人可知矣劉師知到仲舉奉詔輔政忌安成王之逼上乃使殷不佞孤銜口敕入相府麾王使退內不令太后幼主知外不與羣臣謀而不慮其拒命五尺之童所不爲者身爲託孤大臣謀君國之安危而漫同兒戲其爲執政者又可知矣夫當世豈遂無才而至止極者何也人主者以臭味養賢以精神感衆者也道以導之德以得之道德者卽其臭味導之得之者其精神也

陳高祖一偏裨之才耳任之爲大將而固不勝者也而使  
爲天子其僅足以致爭勇無廉之武夫文墨不害之文吏  
非是臭味莫相親精神不相攝矣而求其時而無其人僅  
一虞寄而出爲藩王之記室天下之士相帥以趨於偷天  
生之人主不成之當世不尙之何怪其不碌碌哉故江東  
王氣之將盡也爲之主者氣先疲也所知所志所好所惡  
不出於類則人胥奔走於類中夕陽之照晨星之光趨於  
盡而已矣

宣帝

自太建十三年以前論高齊宇文周事皆附陳下自  
太建十三年隋文帝紀張開皇凡論隋事皆附隋下

唯論陳事則列卷中陳隋皆中  
國之君南北分疆義無偏勝也

小人之爭也。至於利而止矣。而更有甚焉者。始見爲利而爭之。非必利也。爭之以不相下。氣競而不能止。有國家者。豈衆連兵。暴骨如莽。而不止。匹夫匹婦。計訟操戈。兩敗交傷。而不止。乃不知因此而害不弭。舍此而固有利也。明於計者。方爭之頃。一念旁及。而早知改圖矣。晉悼公與楚爭。鄭用兵十年。連十二國之諸侯。三分四軍。以疲於道路。僅服一鄭。而中國之力已憊。當其時。若舍鄭而無可以制楚者。乃服鄭。而晉遂不競。楚亦惡能制哉。幸楚之不覺。而亦相競於鄭耳。使其舍鄭而他圖。三川危矣。天下裂矣。夫晉與楚。非擇利而趨也。氣不相下。捐軀命以求贏。匹夫匹婦之

情也宇文氏與高齊相持於宜陽經年不解韋孝寬以宜陽一城不足損益彼若棄之來圖汾北我必喪地欲罷宜陽之兵以防汾晉力窮於所爭之地而流念以旁營孝寬可謂智矣宇文護不能從斛律光果棄宜陽而築十三城於汾北之西境拓地五百里孝寬撤宜陽之兵以奔命而大敗於汾北定陽失楊敷擒而其所爭者亦敗惛惛忿戾之情亦惡足以逞哉孝寬之機甫動斛律光之情已移所爭者俄頃之間耳迷於一往者固不覺也夫孝寬光皆趨利之徒也然於忿戾相乘之頃返念以自謀成敗思以免無益之死傷而不徒糜爛生靈於尺寸之土則又豈徒工



於計利哉利不可競也忿尤不可不戢也固執必勝以快其忿幸而敗不幸而亡兩俱迷則徒爲斯人之困以自困將有旁起者坐而收之匹夫之乘潮競渡以身飽魚腹而不懲事有大於此者爲千古笑不知不仁君子之所深惡也

爲五行之說者曰熒惑之精降爲童謠言雖非實而固有指也熒惑者以熒熒之光熒熒之智惑人者也火之光熒熒而已煬之而興撤其膏薪而息矣然當晦也則闇行者依之以求明故日月固不勝火大明有耀不足以熒熒矣故智者求明於日月而不求明於火惡其有煬之者也童

謠者熒熒而惑人者也是之謂熒惑之精非必天之星降  
爲童之謠也普通其義者可以垂鑒祖珽欲殺斛律光而  
無其隙章孝寬密爲童謠以閒之而光坐誅夫天下之爲  
童謠者皆姦人之造也豈果禍福之幾鬼神早洩其秘於  
童稚之口哉鸛鶴之謠師已造之爲季氏解逐君之惡也  
故童謠者必有造之之人卽其果中於事理若河陽姦女  
千里草之屬亦時有志疾悲而憊弱畏禍師婦姑詛咒之  
智喋喋於炷鑪之閒而已若靈帝之國必亡董卓之身必  
戮又豈待童謠而知邪晉文公城濮之師勢不容於姑已  
者也原田每每之誦惡知非楚人之反閒哉故曰先民有

言詢于芻蕘初然可詢也出其所不意而對以公也民之  
譏言不可聽也建爲之成言必其熒熒而惑人者也祖珽  
之姦高緯之愚李寬之詭一童謠而光以死高氏以亡可  
畏也請上愈察下愈譎恕譖不行而童謠興惑乃益不可  
解王洽李邦華以死竄於小豎之口可爲痛哭者豈徒高  
緯之愚乎崇禎己巳都城被圍兵部尚書王洽戊戌李邦華授簡軍政官忌之爲童謠曰殺了王洽敵  
人容易殺了李邦華走破敵人轉播令上聞治使誘邦華伺奪軍政益索以底於亡  
中國輸歲幣於夷自宇文氏始突厥挾兩端以與宇文高  
氏市宇文畏其爲高氏用也歲給綰絮錦綵十萬以縻之  
高氏亦畏其爲宇文氏用而厚賂焉夫宇文與高於突厥

何中外高卑之有哉弱役於強屈者其常也而突厥固曰  
宇文高氏中國之君也中國之奉我常也此驕夷狄之始  
禍也宇文高氏朘削中國以奉於其類非其土非其民無  
不可也而後世驚厥之君臣且曰宇文高氏中國之君也  
不惜悉索之於民以奉突厥而國以安吾亦奚不可邪此  
啟情君陋臣之禍始也地之力民之勞男耕女織之所有  
殫力以營之積日以成之委輸以將之奉之異域而民力  
盡民怨深矣無財無以養兵無人無以守國坐困而待其  
吞噬日銷月鑠而無如之何自亡而已矣而不但此也方  
其未失中國之日已習知中國之富而使強國久矣中國

既自亡而捐之以入爲主其主臣上下皆曰此酌酌之  
原隰信天地之沃壤也肥甘之悅口輕煖之適體錦綵佳  
麗之炫目繁聲冶奏之娛耳求焉而卽得取焉而卽盈昔  
之天子奉我而如不及今爲我之臣妾而何求不克邪故  
淫虐焚取川吸舟吞而禹甸爲荒郊周黎爲道殣皆宇文  
氏之毒延及千年而益烈悠悠蒼天其如此皮骨空存之  
赤子何也所爲推禍始而爲之痛哭者也

度德量力相時以沮有爲之氣君子弗取而當積衰已久  
立本未堅求自保以徐圖有爲也則度德量力相時之說  
仲矣高緯不道亡在旦夕陳與接壤於淮右宣帝決策遣

吳明徹帥師北伐庸詎非所宜爲非所可爲者顧使陳深計而思其所竟緯雖必亡吳明徹能以積弱之孤軍搗鄴弁而滅之如宋武之於姚泓否邪用兵三年而不能越呂梁一步與高氏一彼一此交敵於兩淮徒爲宇文氏掣高氏之用而利其吞陂耳宇文之決於滅緯也韋孝寬固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爲陳氏所取與陳氏共爲犄角必當所嚮摧殄則其用陳而陳爲所用可知矣巴蜀失江陵陷陳之大患在宇文而不在高氏爲高氏犄角而拒宇文不可爲而尙可爲也爲宇文犄角而滅高氏宇文無北顧之憂而地益廣兵益衆氣益張昔者齊爲陳敵而今則陳受周

衝去狐狸而鄰豺虎則他日者既下巴荆以乘上流臨江  
介而搗建業旁無所撓而勢無不便足滅齊適以自滅不  
待智者而知也當斯時也天下之勢在宇文而不在高氏  
明矣陳所急者在江郢庸蜀而不在淮右明矣卽無能奮  
興以決鬪則襄抑惟固境輯民治兵積粟聽二虜之爭而  
我以暇豫圖久遠之計悉三吳湘廣之力尙可爲也計不  
出此乘人之危收曠莽難守之地以自居功殆猶鼠也潛  
出而掠人之餘也高氏爲己之捍衛而急撤之陳何恃以  
抗宇文哉高氏亡而明徹敗金人告宋曰吾亡而蒙古之  
禍移於宋其愚同其禍同也舍周無慮貪得以逞有可爲

而不可爲爲其所不可爲以自詫禍已及乃踟躕而自縊  
晚矣高氏不滅陳氏不亡叔寶雖不足以固存尚可俟他  
姓之興以延江左衣冠之統劉子業蕭寶卷不滅而叔寶  
滅乎

諒闇不言孔子曰古之人皆然古謂殷也周公定禮於此  
闕焉意者其不然邪故孔子但言古夫周公推至孝以立  
極豈三年之愛不逮古人哉時有易而道有訓也殷道立  
弟國恆有長君則冢宰雖非伊傅而不能擅命以亂天下  
周道立于而冲人踐阼冢宰持權則苟非其人固不可託  
也卽其人可託矣而小子同未在位以周公之忠二叔之



流言且不可遏非貪權罔恤之姦未有不懲周公之難而  
敢於自危以危天下者也故殷道至周而易道大易則一  
端不得以獨存時誦之矣若後世之天下尤非三代之比  
也三代有天下者名而已矣其實則亦一國也王畿千里  
政教號令所及今之一大省會耳諸侯固自爲治也則其  
事簡諸侯受制於天子而無所誦於天子之大臣天子之  
卿視侯視云者仰而躋及之之謂也則其任輕諸侯入相  
自有宗社而不敢嘗試非諸侯而相則夾輔之公侯可入  
正之而相臣不敢自恣則其權分郡縣之天下統四海於  
一人總已則總天下矣其事繁其任重其權壹豈宰已總

天下之職官司農已總天下之田賦司馬已總天下之兵戎司寇已總天下之刑罰而又總而歸之一人此魏晉以降錄尚書事輔政之所以篡奪相仍也州牧郡守待命而不能仰詰四海無誰何者三年之內以收人心而移宗社後雖挽之禍已發於肘腋矣人子受先王之託而委之他人庸詎可以爲孝此後世之誦於時者尤非僅如周而已也夫法有常而人無常當周之季皇甫尹氏之流君親政而猶爲天下僂詎可不言而唯其所爲容容自保者且以誤國而召疑叛況其爲竇憲梁冀之跋扈者乎又況其爲司馬懿傅亮徐羨之楊堅也乎乃先王旣使之在大臣之

位矣欲別委而弗使之總已也不得陶侃且怨不徒祖約也  
也斂斂在疚之孺子豈能求側陋之忠賢拔起而授之大  
任其不畀宗社生民於姦邪也鮮矣故匹夫不能逮天子  
之養天子不能盡庶民之哀情無已而量有涯雖聖人不  
能盡滿人子之心亦無如之何也故孟子詔滕文公行三  
年之喪而未有命戒者五月爾於此見周禮之既葬而親  
政也宇文邕之令曰衰麻之節芻廬之禮遵前典申罔極  
軍國務重須自聽朝庶乎其情理之兩得與五服之內依  
禮百僚既葬而除亦稱其情也雖然此唯天子而不得不  
謂爾翟方進妄自尊以短喪李賢張居正怙權而喪其心

豈能託以爲辭哉

賊聖人之道以召異端之侮而堅其邪辟者小人儒也異端則旣與我異爲端矣不相淆也然異端亦固有其端非沈溺於流俗之利欲而忘其君父以殉其邪者也若楊朱墨翟莊周列禦寇以及乎陸子靜王伯安苟自有其端則卑汙趨利譬不畏死而盡捐其惻隱羞惡之行固醉夢之餘念所不屆及者也君子小人之大辨人禽之異義利而已矣小人之趨利而無恥君子惡之異端亦從乎君子之後而惡之不敢謂君子之惡非正也唯小人而託於儒因挾儒以利其小人然後異端者乃挾以譏吾道之非而曰

爲小人資者儒也夫異端之始念未至於無父無君而君子窮其所歸斥爲禽獸乃小人冒儒者之迹挾詩書禮樂爲寵利之資則頑鄙殘忍公然忘君父而不恤以詭於天下曰爲道衛也其可賤而可惡又奚但異端之比哉故曰無爲小人儒小人儒者異端之所不屑爲也桓榮耀車服之榮以勸門人曰稽古之力君子賤之以其侈乎利而有禽心也況如熊安生者業以儒術爲高氏國子博士矣於高氏固有君臣之義也宇文滅齊鄴城方破安生遽令婦門語家人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悲夫其所事之君已走其所從班行以奉祀之宗社且毀且屋其同列之官

僚且死且竄其比閭連居之婦子且殺且俘漠然無一念  
之悲閔乞高氏之餘不足又顧而之宇文氏之壻閒以是  
爲儒之道也異端之徒稍知自好者鄙夷之如犬豕況君  
子哉不絕小人於儒不正儒者之誼以使小人不致干君  
子之責也無他義利而已矣議者苛求於吳康齋陳公甫  
而引姚樞許衡於同類不亦愼乎

彌敵在前而以輕軍試之非徒敗也其國必亡故吳明徽  
一潰於彭城而江東有必亡之勢其幸而延之十年者守  
文邕殂宇文贊無道楊氏謀篡而不暇及也不然亡之亟  
矣爲兵家之言者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未然也誠知彼

而知己則有不戰者矣吳明微可以當宇文憲李寶平  
蕭摩訶任忠周羅喉可以當梁士彥王軌乎宣帝可以當  
宇文邕乎宇文氏其如高緯祖珽穆提婆之君臣可以姑  
試而幸獲乎己不自知知之而又何以戰邪不可以戰而  
何以勝邪然則坐而待其相加與曰善爲國者不師非不  
師而卽善也爲國善則可以不師也江東至是而無可取  
中原之勢矣固本靖民養兵擇將遲之數十年而不輕挑  
之以益其勢則尙可爲也故孫綽王羲之之論在東晉之  
初則爲自強不陳之末造則善矣東晉雖草創人咸憤激  
以圖存有死之心則有生之氣也至於陳而江東之生氣

齊獨之梁葵之侯景摧之蕭警王琳中起而滅裂之陳氏  
偷存而銷鑠之劉宋吞廣固搗長安之鋒穎蕩盡無餘矣  
然使固本圖安而尚可爲者以高緯之淫昏宇文邕遲之  
又久再進再退而始決陳能自立而不授以俘大將覆全  
軍之勢宇文君臣慎動者也且以苻堅拓拔佛狸爲大戒  
而遽輕試席捲之雄心乎陳僅一蔡景歷而不能用一潰  
而舉國之人皆靡引領以望北師之渡而已矣  
奚以辨大姦而必覆人之邦家者乎則勸其主以殺人者  
是也至於勸人以殺其兄弟子孫而甚矣仁絕於心心絕  
於天而後勸人以殺其兄弟子孫欺其人之終迷不復而



後敢勸人以殺其天性之親不然雖懷忮忌而挾私怨不忍也抑不敢也鄭譯初用而導宇文贊殺其叔父則於滅宇文以戴楊堅也何靳而不爲而堅知之矣摘其不孝之罪不比數之於人類而後譯之惡窮宇文贊之不肖也宇文孝伯對其君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愛遂爾結舌孝伯之可託也宇文邕之不可導以不慈也於斯言驗之矣晁錯忠於袁盎而居心之厚薄則不若盎也不順於父而父亟去之其於父子可知矣故求可託之臣求之於根本之地而思過半矣

宇文邕之政洋洋簡冊若駕漢文景明章而上之乃其沒

世祖二年而楊氏取其國若撥贊雖無道然其修怨以濫殺唯宇文孝伯王軌而止其他則固未嘗人立於鼎鑊之上也淫昏雖汰在位兩浹歲而已邕果有德在人心詎一日而遽忘之乃其大臣如韋孝寬楊惠李德林高顯李穆皆能有以自立者翕然奉楊氏而願爲之效死堅雖有后父之親未嘗久執國柄如王莽之小惠偏施也抑未有大功於宇文如劉裕之再造晉室滅虜破賊也且未嘗如蕭道成僅存於誅殺之餘人代爲不平而思逞也堅女雖尸位中官而失寵天元不能如元后之以國母久秉朝權也然而人之去宇文也如恐不速邕骨未冷而宗社已移則

其爲君也可知矣德無以及人而徒假先王之令名以欺天下天下其可欺乎史之侈談之也記其迹也論史者之鑒稱之也爲小人儒者希冀榮寵而相效以襲先王之糟粕震矜之以藻輓其門庭也故拓拔宏宇文邕幾於聖而禹湯文武之道愈墜於阱而不能自拔試思之惡有盛德如斯不三歲而爲權姦所奪臣民崩角以恐後者乎尉遲迥可以爲宇文氏之忠臣乎宇文闡稱帝已二年矣父死而止乎其位楊氏雖逼關未有失德也迥乃奉趙王招之少子以起兵曹操所不敢奉劉虞以叛獻帝者而迥爲之不思迥之志可知矣迥可爲忠臣則劉裕之討劉毅

蕭道成之拒沈攸之使其敗而死也亦晉宋仗節死義之  
臣乎楊堅無功而欲奪人之國於是乎有兵可擲者皆欲  
爲堅之爲迴亦一堅也司馬消難亦一迴也王謙亦一消  
難也志相若事相競則以勢之彊弱謀之工拙所與之多  
寡分勝敗矣勝者幸也敗者其常也抑此而伸彼君子而  
受姦雄之罔矣君子不逆詐而未嘗不先覺以情度之以  
理衡之而已矣王凌諸葛誕不保其不爲司馬懿況迴輩  
之紆紆者乎宇文氏之亡虜運之衰已訖也楊堅無德以  
堪而迴謙消難愈不可以君天下民亦勞止汔可小康三  
方滅而楊氏興民之小康豈迴之所能競乎

自此以後北  
朝事歸隋論

高潁南侵而陳宣帝殂陳請和於隋高潁以不伐喪班師  
陳之愚而必亡隋之智而克陳皆於此徵之矣陳隋強弱  
不相敵明矣宣帝殂叔陵狂逞嗣子傷內不靖而未遑外  
禦權下隋以紆難何言愚也弱者示人以弱則受陵乘也  
無已高潁之兵固不足畏者也隋主初篡而位未固以司  
馬消難之在陳有戒心焉潁之南侵聊以禦陳非能有啟  
疆之志也既分兵以南侵千金公主高寶甯又挾沙鉢略  
以入寇隋固急欲輟南軍而防北塞陳於此正可晏坐以  
全力固封守待其疲敝而空返乃憊怯柔巽暴其虛楊惶  
遽之情實使隋得志以班師而測其不自振之隱使洋洋

而盜名以去故愚甚也願不伐喪義也而何但言智也奪  
人之國而無慙欺人之孤而不恤以女事人而因攘其宗  
社不以爲恥隋之君臣豈能守規規之義閔人之喪而不  
伐也哉乘喪而急攻之固敗道也非勝術也陳雖弱江東  
之立國久矣非其可以必得未易傾也庸人之情當危而  
懼稍定而忘君薨嗣子初立內難方作而疆敵壓境君臣  
皆惴惴焉外雖請和而內固不自寧也知其且亡而迫於  
不容已則人有致死之心以爭存亡於一決類以偏師探  
入攫必死之怨憤而吾軍欺其羸弱挾驕以徼幸猝與困  
獸相當於其內地未有不敗者也幸而請和之使至矣假

不伐喪之美名以市陳實收全師不敗之功以養威而復  
時故隋智甚也不伐喪矣許之和矣陳之廷愚者曰隋有  
仁義之心不吾并也黠者曰隋有隙而不能乘無能爲也  
於是而君驕臣怠解散其憂懼枵然以自卽於安信使往  
來禮文相匹縻其主於結綺臨春賦詩行樂之中則席捲  
而收之也易於拾芥善勝敵者不乘其憂危而乘其已定  
之情已衰之氣隋之智非陳之所能測也自弛於十年而  
國必亡姑待之十年而必舉其國一智一愚一興一亡於  
此決矣故善謀國者不憂其所憂而憂其所不憂不震掉  
失守於一朝不席安自弛於彌日孰得而乘之哉而庸人

不能也庸人之愚智人之資嚮令陳人請和之使不出高  
頻且進退無據而茶然以返隋氣挫而陳可以不亡夫豈  
陋君具臣之所及哉

後主

大臣不言而疏遠之小臣諫其國必亡小臣者權不足以  
相正情不足以相接驟而有言言之婉則置之若無言之  
激則必達其怒大臣雖營救而不能免能免矣且以免爲  
幸而言爲徒設況大臣之媚忌以相排也乎大臣者苟非  
窮凶極悖之主不能輕殺也故言可激也苟非菽麥不辨  
之主從容乘牖以入故言可婉也大臣秉正於上而小臣



亦恃之以敢言然後可切言之以曲成大臣之婉論交相  
須也而所恃者終大臣也不言小臣乃起而有言觸  
昏昏者之怒以益其惡未有不亡矣夫大臣既導君以必  
亡矣則爲小臣者將何如而可哉去而已矣陳後主國垂  
危而縱欲以敗度傅縡章華危言而見殺陳之亡遲之十  
年而猶晚而二子者亦捨身飼虎之仁君子所弗尚也春  
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說經者謂洩冶失語默之節不如  
高哀之全身非也微者名姓不登於春秋曰殺其大夫而  
著其名洩冶貴大夫也諫而死允矣高哀名姓登於史策  
亦貴大夫也而去之失臣節矣縡與華非洩冶比也胡爲

其以身試醢人之暴怒邪其情忿其言訐唯恐刃之不加於項而無救於陳之亡何爲也哉誠不忍故國之淪沒而恥爲隋屈山之涯水之涘庸詎無潔身之所而必於刑人之市以置此父母之遺體乎於是而江總之邪益成於是而施文慶沈客卿之勢益張於是而盈廷之口益箝於是而隋人問罪之名益正故陳必亡者也殺二子而東連也羸瘠者浮火方張投以梔芩而斃逾速二子之以自處而處人之宗社無一可者也

名教之於人甚矣國雖破君雖降而下猶以降爲耻不能死而不以死爲憂行其志以免於慙名教未亡於心也陳

亡袁憲侍後主而不忍去許善心奉使未返而袁服以臨  
周羅喉大臨三日而後放兵散仗陳叔慎置酒長歎而謝  
基伏而流涕任瓌勸王勇求陳後立之不聽而棄官以隱  
於仗節死義未能決也而皆有可勸者焉慕容姚苻高氏  
之滅未有此也其或攤兵而起則皆挾雄心以徼利者爾  
晉南渡而衣冠移於江左賢不肖之不齊而風範廉隅養  
其恥心者非慕容篡主之能銷鑠也諸子之不死隋不殺  
之耳皆無自免於死之道也無求免於死之道而不死不  
死不足以爲其節累且陳氏之爲君微矣其得國也不以  
義非有不可解君臣之分也所不忍亡者永嘉以來中原

士大夫之故國先代僅存之文物不忍淪沒於一旦也雖然陳不能守而隋得之固愈於五胡之種多矣諸子者視家鉉翁謝枋得而尤可不死然而毅然以名教自盡也不尤賢乎

讀通鑑論卷十八終

讀通鑑論卷十九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議

隋文帝

聖人之道有大義有微言故有宋諸先生推極於天而實之以性發之心得嚴以躬修非故取其顯者而微之卑者而高之也自漢之興天子之教人士之習亦既知尊孔子而師六經矣然薄取其形迹之言而忘其所本則雖取法以爲言行而止以成乎鄉原若蘇威趙普之流是已蘇威曰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世趙普曰臣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取天下而威之柔以喪節普之險以敦倫不自知也

不自媿也以全軀保妻子之術爲立身揚名之至德以篡  
弑奪攘之謀爲內聖外王之道竊其形似而自以爲是  
歆其榮寵者衆皆悅也挾聖言以欺天下而自欺其心闇  
然求媚於亂賊而取容導其君以欺孤寡戕骨肉而無忌  
嗚呼微有宋諸先生洗心藏密卽人事以推本於天反求  
於性以正大經立大本則聖人之言無忌憚之小人竊之  
以徼幸於富貴利達豈非聖人之大憾哉普之於論語以  
奪人爲節用以小惠爲愛人如斯而已外此無一似也威  
則督民誦五教而謂先王移風易俗之道畢於此矣子曰  
鄉原德之賊也託於道所以賊德也正人心閑先聖之道

根極於性命而嚴辨其誠僞非宋諸先生之極微言以立  
大義論語孝經爲鄙夫之先資而已矣

可以行之千年而不易人也卽天也天視自我民視者也  
民有流俗之淫與偷而相沿者矣人也非天也其相沿也  
不可卒革然而未有能行之千年而不易者也天不可知  
知之以理流俗相沿必至於亂拂於理則違於天必革之  
而後安卽數革之而非以立異也若夫無必然之理非治  
亂之司人之所習而安焉則民視卽天視矣雖聖人弗與  
易矣而必爲一理以奪之此漢儒之所以纖曲塗飾而徒  
云云也改正朔易服色漢儒以三代王者奉天之精意在



此而豈其然哉正朔之必改非示不相沿之說也麻雖精  
削行之數百年則必差夏商之季上敖下荒不能釐正差  
舛已甚故商周之興懲其差舛而改法亦猶漢以來至於  
今麻凡十餘改而始適於時不容不改者也若夫服色則  
世益降物益備期於協民瞻視天下安之而止矣彼三王  
者何事汲汲於此與前三王相競相壓於染繪之間哉小戴  
氏之記禮雜矣未見易書詩春秋儀禮周官之斤斤於此  
也其曰夏尚元殷尚白周尚赤吾未知其果否也莫尊於  
冕服而周之冕服上元而下纁何以不赤也牲之必騂也  
純而易求耳非有他也夫服色者取象於天而天之五色

以時變無非正矣取法於地而地之五色以土分無非正矣自非臆奇豔靡足以淫人者皆人用之不可廢理無定吾惡從知之其行之千餘年而不易者民視之不疑即可知其爲天視矣開皇元年隋主服黃定黃爲上服之尊建爲永制以義類求之明而不炫韞而不幽居青赤白黑之間而不過尊之以爲事天臨民之服可矣迄於今莫之能易人也卽天也於是而知漢儒之比擬形似徒爲云云者以理律天而不知在天者之卽爲理以天制人而不知人之所同然者卽爲天凡此類易書詩春秋周官儀禮之所不著孔孟之所不言詘之斯允矣

今之律其大畧皆隋裴政之所定也政之澤遠矣千餘年  
間非無暴君酷吏而不能逞其淫虐法定故也古肉刑之  
不復用漢文之仁也然漢之刑多爲之制故五胡以來獸  
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慘至於拓拔宇文高氏之世定死刑  
以五曰磔絞斬梟磔又有門房之誅焉皆漢法之不定啟  
之也政爲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絞曰斬改鞭爲杖改杖  
爲笞非謀反大逆無族刑垂至於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  
也若於絞斬之外加以凌遲則政之所除女直蒙古之所  
設也夫刑極於死而止矣其不得不有死刑者以止惡以  
懲惡不得已而用也大惡者不殺而不止故殺之以絕其

惡大惡者相襲而無所懲故殺此以戒其餘先王之於此也  
以生道殺人也非以惡惡之甚而欲快其怒也極於死而  
止矣梟之磔之輶之於死者又何恤焉徒以逞其捫腕齧  
齧之忿而怖人已耳司刑者快之其仇讎快之於死者何加  
焉徒使罪人之子孫或有能知仁孝者無以自容於天地之  
間一怒之伸慘至於斯無裨於風化而祇令腥聞上徹於天  
裴政之澤斬而後世之怒淫不亦憯乎隋一天下編索虜鮮  
卑之虐以啟唐二百餘年承平之運非苟而已也蓋有人焉  
足以與於先王之德政而惜其不能大用也

周制六卿各司其典而統於天子無復制於其上者然而後世不能矣周禮曰惟王建國言國也非言天下也諸侯之國唯命之也聽於宗伯討之也聽於司馬序之也聽於司儀行人若治教政刑雖頒典自王而諸侯自行於國內不仰決於六官如是則于聖之王畿政亦簡矣其實不逾今一布政使之所理也郡縣之天下攬九州於一握卑冗府史之考課升斗銖銖之金粟窮鄉下邑之獄訟東西萬里之邊防四瀆萬川之湮洩其繁不可勝紀總聽於六官之長而分任之於郡署其或修或廢乃至因緣以隲私者無與舉要以省其成則散漫委弛而不可致詰故六卿之

上必有佐天子以總理之者而後政以緒而漸底於成此  
秦以下相臣之設不容已也乃相臣以一人而代天子則  
權下擅而事亦冗而不給於治多置相而互相委則責不  
專而同異競起以相撓於是而隋文之立法爲得矣左右  
僕射皆相也使分判六部以各治三官夫然則天子統二  
僕射二僕射統六卿六卿統庶司仍周官分建之制而以  
兩省分宰相之功殆所謂有條而不紊者乎繇小而之太  
繇衆而之寡繇繁而之簡揆之法象亦太極生兩儀兩儀  
生四象八卦以盡天下之至蹟而曲成乎羣靈者也法者  
非必治治者其人也然法之不善雖得其人而無適守抑

末繇以得理況乎未得其人邪以法天紀以盡人能以居要而治詳以統同而辨異郡縣之天下建國命官隋其獨得矣乎不可以文帝非聖作之主而廢之也

開河以轉漕置倉以遞運二者孰利事固有因時因地而各宜不能守一說以爲獨得者然其大槩則亦有一定之得失焉其迹甚便其事若簡其效若速一登之舟旋運而至不更勞焉此轉漕之見爲利者也然而其運之也必爲之期而勞甚矣聞有啟閉以爭水之盈虛一勞也時有旱澇以爭天之燥溼二勞也水有淤通以勤人之濬治三勞也時有凍泆以待天之寒溫四勞也役水次之夫奪行旅

之舟以濟淺五勞也而又重以涉險飄沈重賠補運之害  
特其一委之庸人偷以爲安而見爲利耳夫無漸可循  
而致之一塗以幾速效政之莠稗也歲月皆吾之歲月紆  
徐之則千鈞之重分爲百而輕甚矣置倉遞運者通一歲  
以輸一歲之儲合數歲以終一歲之事源源相因不見有  
轉輸之富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在民者易登於倉在倉者  
不覺而已致於內無期會促迫之苦而可養失業之民廣  
馬牛之畜雖無近功而可經久以行遠其視強水之不足  
開漕渠以圖小利得失昭然矣噲沿河置倉避其險取其  
夷唐仍之宋又仍之至政和而始廢其利之可久見矣取



簡便而勢於漕輓者胡元之亂政也況乎大河之狂瀾方  
憂其氾濫而更爲導以迂曲淫漫病徐兗二州之土乎隋  
無德而有政故不能守天下而固可一天下以立法而施  
及唐宋益隋亡而法不亡也若置倉遞運之類是已

有名美而非政之善者義倉是也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始  
請立之家出粟麥一石儲之當社凶年散之使其行之而  
善足以賑之也抑一鄉一社有君子長者德望足以服鄉  
人而行之十姓百家焉可矣不然令之嚴而祇以病民令  
之不嚴不三歲而廢矣且卽有君子長者主其事行乎一  
鄉亦及身而止耳惡有一鄉之事數十年之規而可通之

天下爲一代之法也哉行之善而猶不足以賑荒者假使社有百家歲儲一石三年而遇水旱曾三百石之足以濟百家乎倘水旱在三年之外粟且腐壞蟲蝕而不可食也且儲粟以一石爲率將限之邪抑貧富之有差邪有差而人詭於貧誰尸其富家限之則歲計不足而遑計他年均之爲農而有餘以資義倉其勤者也及其受粟而多取之者其惰者也非果有君子長者以仁厚化其鄉而惰者亦勸於耕以廉於取則徒取之彼以與此而誰其甘之不應抑將刑罰以督之井里不甯而訐訟興何義之有而惰窳不節之罷民且恃之以益其驕怠況乎人視爲不得已而

東於法以應令穰穀溼腐雜投而速蠹僅以博好義之虛  
名抑何爲者邪況行之久而長吏玩爲故常不復稽察里  
胥之乾沒無與爲治民大病而勾免不能抑其必致之勢  
矣夫王者之愛養天下如天而可以止矣寬其役薄其賦  
不幸而罹乎水旱則蠲征以蘇之開糴以濟之而防之平  
日者抑商賈禁貨傭懲游惰修陂池治隄防雖有水旱而  
民之死者亦僅矣賦輕役簡務農重穀而猶有流離殍殍  
者此其人自絕於天天亦無如之何而何事捐勤苦之民  
使不軌之徒懸望以增其敖慢哉故文王發政施仁所先  
者鰥寡孤獨所發者公家之廩非取之於民而以飽不勤

不節之惰農也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損己以惠民且不知養民之大經況強以義脅民而攘之爲己惠乎夫義倉者一鄉之善士當上失其道橫征困民之世行之十姓百家以苟全一隅者可也爲人上者而行之其視梁惠王之盡心奚愈哉

立教之道忠孝至矣雖有無道之主未有不以之教其臣子者而從違異趣夫亦反其本而已矣以言教者進人于而戒之曰爾勿不孝進人臣而戒之曰爾勿不忠舌敝穎堯而聽之者藐藐悖逆猶相尋也弗足怪也教不可以言言者也獎忠孝而進之抑不忠不孝而絕之不納叛人不

惟逆子不懷其惠不歆其利伸大義以昭示天下之臣子如是者殆其好也非其令也宜可以正於家施於國推於天下而消其悖逆矣然而隋文帝於陳郢州之叛而請降則拒而弗納突厥莫何可汗生擒阿波歸命於隋請其死生高顙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存養之以示寬大帝則從之而禁勿殺吐谷渾妻子叛其主請降帝則曰背夫叛父不可收納夫帝之欲并陳而服二虜其情也抑且顧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捐可乘之利而拒之已峻以是風示臣子俾咸順於君父而蠲其乖悖夫豈不能然制於悍妻惑於逆子使之兄弟相殘終以梟獍之刃加於其躬一室之

內戈矛逞而天性蔑四海之稱兵不旋踵而蠭起此又何也繇此而知忠孝者非可立以爲教而教人者也以言教者不足道固已徒以行事立標準者亦迹而已矣夫忠孝者生於人之心者也唯心可以相感而身居君父之重則唯在我之好惡爲可以起人心之惻隱羞惡而遏其狂戾之情文帝以機變算人之國所好者爭奪所惡者馴謹也制之於外示彝倫之則伏之於內任喜怒之私其拒叛臣絕逆子也一挾名教以制人者也幽曖之地鬼神瞰之而妻子尤熟嘗之好惡之私始於拂性而任情旣且違情而殉物悍妻逆子或餌之或脅之顛倒於無據之胸則雖日

行飭正人倫之事而或持之或誘之終以怨毒而賊害之  
無他心之相召好惡之相激也嗚呼方欲以綱常施正於  
裔夷而濺血之禍起於骨肉心之幾亦嚴矣哉好惡之情  
亦危矣哉故藏身之恕防情之辟立教之本近取之而已  
政不足治刑賞不足勸懲況欲以空言爲求亡子之鼓乎  
周禮鄉則比閭族黨遂則鄰里鄩鄙各有長司其教令未  
詳其使何人爲之也就農民而爲之則比戶之中樸野之  
氓非所任也其黠而可爲者又足爲民害者也且比鄰之  
長雖微而列於六官之屬則旣列於君子而別於野人矣  
舍其耒耜而卽與於班聯不已媒乎意者士之未執贄以

見君而小試之於其鄉凡飲射賓興所進於君之士皆此  
屬也固不耕而有祿食士也非民也唯然則可士可大夫  
而登進之塗遠則當其居鄉而任鄉之教固自愛而不敢  
淫佚於其鄉庶幾不爲民病而教化可資以興然周禮但  
記其職名而所從授者無得而考焉則郡縣之天下其不  
可附託以立鄉官也利害炳然豈待再計而決哉成周之  
治履中蹈和以調生民之性情垂爲大經大法以正天下  
之綱紀者固不可以意言求合也故曰人也非政也但據  
缺畧散見之文強郡縣之天下銖銖以肖之王莽之所以  
亂天下也而蘇威效之令五百家而置鄉正百家而置里



長以治其辭訟是散千萬虎狼於天下以攫貧弱之民也  
李德林爭之而威挾周禮以鉗清議之口民之膏血殫於  
威佔畢之中矣悲夫封建之天下分而簡簡可治之以密  
郡縣之天下合而繁繁必御之以簡春秋之世萬國併五  
霸興而夫子許行簡者以南面況合中夏於一王而欲十  
姓百家置聽訟之長以燭亂之哉周之衰也諸侯僭而多  
其吏以漁民而自尊蕞爾之鄒有司之死者三十三人未  
死者不知凡幾皆鄉里之猾上慢而殘下者也一國之提  
封抵今一縣耳卿大夫士之食祿者以百計今一縣而百  
其吏祿入已竭民之產矣卿一行而五百人從今丞尉一

出而役民者五百其徭役已竭民之力矣仁君廉吏且足以死民於賦役汙暴者又奚若也況使鄉里之豪測竒藏以側目挾恩怨以逞私攤子弟姻亞以橫行則孤寒撲拙者之供其刀俎又奚若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君子所師於三代者道也非法也竊其一端之文具以殃民是亦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也

聲音之動治亂之徵樂記言之而萬寶常以驗隋之必亡顧其說非可一言竟也有聲動而導人心之貞淫者有心動而爲樂之正變者其感應之幾相爲循環而各有其先後謂聲動而心隨之則正樂急矣謂心動而樂隨之則樂

固不能自正而待其人矣倘於無道之世按韶夏之音而  
奏之遂足以救其亡乎不可得也雖然未有無道之世不  
崇淫聲侈哀響而能以韶夏之音爲樂者於是而知志氣  
之交相動而天人之互爲功矣且以寶常之言直斥何妥  
之樂爲亡國之音隋文何以不悅終廢寶常而謂何妥之  
樂曰滔滔和雅與我心會則盛世之音必不諧於衰世之  
耳其諧不諧者天也非人也乃唯帝任詐以取天下呢憚  
妻狎逆予任其好惡於非僻則心流於邪而耳從心爾然  
則治心而後可以審音心者其本也音者其末與乃何妥  
衰亂惰淫之樂作遂益以導煬帝邪淫無厭之心而終亡

其國則樂之不正流禍無涯樂又本而非末矣古先王之  
作樂也必在盛德大業旣成之後以志之貞音斟酌於聲  
容之雅正而不先之於樂知本也然必斟酌於聲容之雅  
正以成一代之樂傳之子孫而上無淫慝之君流之天下  
而下無乖戾之俗則德立功成而必正樂亦知本也嗚呼  
自秦廢先王之典而樂亂自契丹女直蒙古入中國毀棄  
法物而樂永亡唯聲音之自然者流露於人心耳手口之  
間時亦先兆其治亂興亡之理於是樂唯天動以感人而  
人不能以樂治心召和平之氣凡先王所以治聖人所以  
教俱無可爲功於天下固有心者所畱憾於無窮也天不

喪道又惡知無聖人者興無師而得天之聰明以復移風  
易俗之大用乎古之教士也以樂今之教士也以文文有  
詠歎淫泆以宣道蘊而動物者樂之類也蘇洵氏始爲度  
曆極楷之文其子淫蕩以和之而□□遂淪於□亦志氣  
相召之幾也取士者有權士之以教以學也有經舍其大  
經矜其小辨激清繁繞引哀怨以趨儉薄亦惡知其所底  
止哉

以德化民至矣哉化者天事也天自有其理氣行乎其不  
容已物自順乎其則而不知聖人之德非以取則於天也  
自修其不容已而人見爲德人亦非能取則於聖人也各

以其才之大小純駁行乎其不容已而已化矣故至矣尙  
矣絕乎人而天矣謂其以德化者人推本而爲之言也非  
聖人以之如以薪燭火以勺斟水執此而取彼之謂也夫  
以德而求化民則不如以政而治民矣政者所以治也立  
政之志本期乎治以是而治之持券取償而得其固然也  
則猶誠也持德而以之化民則以化民故而飾德其德偽  
矣挾一言一行之循乎道而取償於民頑者侮之黠者亦  
飾僞以應之上下相率以僞君子之所甚賤亂敗之及一  
發而不可收也夫爲政者廉以潔己慈以愛民盡其在己  
者而已至於心行之則尤無與於民而自行其不容已

夫豈持此  
當代於是  
遂以自  
士不  
爾然時  
蘇威  
成之  
然則  
宿願事不  
非遂以獄無訟之

以取民之憤哉自漢龔黃卓魯之見褒於  
人若假德教以與民相市民之偽者應之  
之曰此德化之效也東漢之末矯飾之  
三國迄乎梁陳豈無循良之吏而此風  
向裏寵不及偽人茶然而返耳至隋而  
之矯說以干文帝帝利其說以詔治定功  
下以偽而辛公義劉曠詭激飾詐之爲絕  
公義則露坐獄中以聽訟訟者棄獄則  
曠則稱說義理曉諭訟者而不決其是  
虛名遷美官而傳於史冊嗚呼當是時

也君臣相戕父子夷兄弟相殘將相相傾其上若此則  
閭巷之民相憖相仇相噬相螫不知其何若而公義與曠  
取美譽弋大官而止後無聞焉無訟者孔子之所未遑德  
化者周公之所不敢居區區一俗吏以掉舌於公庭暴形  
於寢處遂勝其任而愉快乎何易繇言而重爲僞人之欺  
邪夫德者自得也政者自正也尚政者不足於德尚德者  
不廢其政行乎其不容已而民之化也俟其誠之至而動  
也上下相蒙以僞姦險戕奪若火伏油中得水而燄不可  
撲隋之亡也非一旦一夕之致也其所云德化者一廉恥  
蕩然之爲也



天下分爭之餘兵戈乍息則人民之生必蕃此天地之生理屈者極伸者必驟往來之數不爽之幾也當其未定人習於亂而偷以生以人之不足食地之有餘民之不勤於自養也且習以爲常迨其亂定而生齒蕃後生者且無以圖存於斯時而爲之君者將如之何蕃庶而無以綏之則亂然則人民之乍然而蕃育也抑有天下者之憂也雖然王者又豈能他爲之賜哉抑豈容作聰明制法令以爲之所哉唯輕徭薄賦擇良有司以與之休息漸久而自得其生以相忘而輯甯爾五代南北之戰爭民之存者僅矣周滅齊而河北定隋滅陳而天下一於是而戶口歲增京輔

三河地少人衆且無以自給隋乃遣使均田以謂各得有其田以贍生也唯然而民困愈亟矣人則未有不自謀其生者也上之謀之不如其自謀上爲謀之且弛其自謀之心而後生計愈蹙故勿憂人之無以自給也藉其終不可給抑必將改圖而求所以生其依戀先疇而不舍則固無自斃之理矣上唯無以奪其治生之力寬之於公而天地之大山澤之富有餘力以營之而無不可以養人今隋之所謂戶口歲增者豈徒民之自增邪蓋上精察於其數以斂賦役者之增之也人方驟蕃地未盡辟效職力於爲工爲賈以易布粟園林畜牧以廣生殖者未遑而亟登之版

籍則衣食不充非民之數盈地之力歎而實籍其戶口者  
之無餘而役其戶口者不酌其已盈而減其賦也乃徭  
人之田以與人使相傾相怨以成乎大亂哉故不十年而  
盜賊競起以亡隋民之不輯也久矣考其時北築長城東  
巡秦嶽作仁壽宮而丁夫死者萬計別宮十二相因營造  
則其搜剔丁壯以供土木也不待煬帝之驕淫而民已無  
餘地以求生矣乃姑爲均田以塞其勾免之口故曰雖然  
而民困愈亟也夫王者之有其土若無其土也而後疆圉  
以不荒有其民若無其民也而後御衆而不亂未豈患京  
輔三河地少而人貧哉鄧禹之多男子也各授以業而宗

以盛不奪此子之餘以給彼子也寬之恤之使自贍之數  
十年而生類亦有序而不憂人滿漢文景得此道也故天  
下安而漢祚以長隋之速亡也不亦宜乎均田令行狹鄉  
十畝而籍一戶其虐民可知矣則爲均田之說者王者所  
必誅而不赦明矣

開皇十四年詔給公卿以下職田其時天下已定民各守  
其先疇不知何所得田以給之史無所考大抵其爲亂政  
無疑矣先是官置公解錢貸民收息誠裨政也於是蘇孝  
慈請禁止之給地以營農意且謂此三代之法可行無弊  
者而豈其然哉三代之國幅員之狹直今一縣耳什者不

出於百里之中而卿大夫之子恆爲士故有世祿者有世  
田卽其所世營之業也名爲卿大夫實則今鄉里之豪族  
而已世居其土世勤其疇世修其陂池世治其助耕之氓  
故官不侵民民不欺官而田亦不至於什萊郡縣之天下  
四海九州之人以錯相爲吏官無定分職無常守升降  
不中外南北月易而歲不同給以田而使營農將人給  
賤無整予奪無恆而且不勝給矣將因職而給之  
耕而彼穫者矣而且官不習於田一授其權於胥  
於阡陌務漁獵而不恤其荒瘠閭數十年而農  
非其農田非其田徒取沃土而滅裂之不足以養士而徒

重困乎民也故職田者三代以下必不可行之法也放公  
廩錢以收息所以毀官箴而殃民在所必禁者君子與小  
人義利之疆畛不可亂耳力耕者亦皇皇求利之事也故  
夫子斥樊遲爲小人而孟子以不耕而食爲不素餐之大  
有天下者總制郡縣之賦稅領以司農而給百官之祿入  
俸逸獲而不與民爭盈縮所以靖小人而進君子於正道  
之不易者也祿入豐而士大夫無求於民猶恐其不廉也  
乃導之以與潑襁之夫爭升斗於秉穗乎蘇孝慈者知公  
廩錢之非道胡不請厚其祿以止其貪而非三代之時循  
三代之跡以徒亂天下爲邪隋文帝鑄銖之主也以爲是

於國無損而可以益吏且可竊師古之美名遂歆然從之  
溺古之士且以爲允後世有官田有學田有藩王勳戚之  
莊田皆沿此以貽害於天下創制宜民者盡舉以授民而  
作賦庶有瘳乎

文帝畜疑御下芟夷有功於己者不遺餘力矣鄭譚盧賁  
柳裘或黜或死防其以戴己者戴人固也其戮力以混一  
天下者若史萬歲王世積虜慶則誣訐一加而斧鑕旋及  
至於賀若弼高顯李德林倚爲心膂不在楊素之下而弼  
下吏幾死顯除名德林終廢徒於楊素投膠漆之分舉天  
下以託之何坦然無疑而盡易其猜防之毒也乃素卒比

附廣以推刃於帝夫豈天奪其衷與不然何疑其所可  
不疑信其所必不可信如斯之甚也隋之諸臣唯素之不  
可託也爲最非但顏弼德林之不肩與伍卽以視劉昉鄭  
譯猶有懸絕之分何也素者天下古今之至不仁者也其  
用兵也求人而殺之以立威使數百人犯大敵不勝而俱  
斬之自有兵以來唯尉繚言之唯素行之蓋無他智畧唯  
忍於自殺其人而已矣其營仁壽宮也丁夫死者萬計皆  
以殺人而速奏其成曠古以來唯以殺人爲事者更無其  
匹嗚呼人之不仁至於此極而猶知有君之不可弑乎猶  
知子之不可弑父而已弗與其謀乎文帝之項領日懸於



素之鋒刃而不知豈徒素之狐媚以結獨孤后而爲之覆翼乎抑帝慘毒之性臭味與諧而相得也故曰君不仁則不保其國臣不仁則不保其身不仁者樂與不仁者狎而信之篤雖天子不保其四體素之族至其子而乃亦猶晚矣故惻隱之心存亡生死之幾也夫人性之弗醗習之不順惻隱之心不足以發唯好惡之不迷不樂與不仁者處而利賴之惡其可損禍其可輕乎

太子勇眈聲色狎羣小而逆廣立平陳之功且矯飾恭儉以徼上寵釣下譽聲施爛然文帝廢勇而立廣雖偏聽悍妻致他日有獨孤誤我之歎然當庶惡未著勇德有愆之

日參互相觀亦未見廢立之非社稷計也而奚以辨之哉  
廣之所以惑獨孤者曰阿廢大孝耳婦人喜囁嚅洙之  
愛無足怪者帝固熟察人情者而何亦惜焉天下有孝於  
父母而忍賊害其兄弟者乎勇雖不德然知廣之陷己終  
未嘗求廣之過暴之父母之前廣則伏地流涕曰不知何  
罪失愛東宮勇無言而廣亟於譖勇猶自處於厚而廣之  
不仁不可揜矣故人之甚不仁也易見也父子兄弟之不  
若夫人所無可如何者也非其懿親與其執友則雖禍且  
相及而固不可許之相告使觸其怒以傷天性之恩卽其  
懿親與其執友不容不告而必謀其曲全之術若直許其

陰私以激吾之譴責則必其人天性固絕於己而忿戾以  
求快其私者也夫人且然而況同生兄弟均爲父母之子  
而浸潤膚受交致以激吾之怒尙可信爲大孝而可以生  
死存亡託之者乎勇於見廢之日再拜泣下舞蹈而出終  
不訟廣之見誣而撻其慙慙然則使勇嗣立隋尙可以不  
亡藉令不然亦何至逞梟獍之凶如廣之酷邪故勇與廣  
之賢不肖未易辨也而廣訴勇勇不訴廣其仁心之僅存  
與其斷滅則灼然易知也天下未有忍奪其兄之孝子古  
今無一不護毀我子弟勸令殺戮屏棄而爲可託之人兩言  
而決之月餘矣

傳曰儉德之其也侈惡之大也所謂德之其者謂其斂耳目口體之淫縱以範其心於正也非謂吝於財而積之爲利也所謂惡之大者謂其蕩心志以外熒導天下於淫曼也非謂不留有餘以自貧也儉於德曰儉儉於財曰吝吝吝二者迹同而實異不可不察也吝於財而文之曰儉是謂貪人諺曰大儉之後必生奢男貪吝之報也若果節耳目定心志以恭敬自持勿敢放逸則言有物行有恆卽不能必子之賢亦何至疾相反而激以成侈哉隋文帝之儉非儉也吝也不其其德而徒厚其財也富有四海求盈不厭侈其多藏重毒天下爲惡之大而已矣奚以明其然邪

仁壽宮成賞封德彝而擢爲內史耳目之欲力制而不能制也盜邊糧者升以上皆斬積聚之貪誇富彊而唯恐不豐也宋武藏農服以示子孫齊高欲黃金與土同價皆此而已矣是下邑窮鄉銖積絲粟以豪於閭井者之情而奚足爲儉哉視金粟也愈重則積金粟也愈豐取之於人也愈工而愈不憂其匱而後不肖之子孫無求弗獲而以爲天下之可以遂吾志欲者莫財若也太子勇之飾物玩耽聲色逆廣之離宮別館塗金堆碧龍舟錦纜翦采鋪池裂繒衣樹皆取之有餘而倉粟陳紅以資李密之狼戾一皆文帝心計之所聚而以豐盈自侈者也祇速其亡又何怪

乎若夫賢者之儉豈非然哉視金玉若塵土錦綺若草芥  
耳且不淫心志不惑澹然與之相忘而以金粟給小人之  
欲君臣父子相競於義以賤利其必不以爲誨奢之媒審  
矣夫唯大吝之後乃生奢男豈儉之謂哉

文帝之察也肘腋有楊素之姦而信之篤宮闈有逆廣之  
凶而愛之專卒以殺身而亡國無他以塗飾虛僞籠天下  
情以移志以遷而好惡皆失其本心樂與僞人相取狎焉  
而不自知也王伽者天下古今之僞人也罷遣防送之卒  
縱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與約期至京而曰如致前卻當  
爲汝受死參等皆如期而至夫參等身蹈重法固桀敖不

軌之徒也。伽何恃而以死嘗試其誠。僞前乎此者未聞。伽有盛德至行足以孚豚魚也。一旦而以父母之身與罪人市。豈其愚至此哉。且李參等已至京而待配於有司矣。孰使帝聞之而驚喜。則伽與參等探知帝之好虛僞以飾太平而相約以成詭異之行。標榜自銜於帝之左右。俾得上聞帝果爲之下詔曰。官盡如王伽刑措其何遠哉。伽乃擢爲繼令矣。參等乃予宴而赦矣。帝已爲伽持券而取償。而帝不知也。非不知也。知之而固喜其飾平康以昭吾治功之盛而欺天下也。是其爲情與王劭上靈感志而焚香歌誦以宣示之無以異。唯然故楊素僞忠而帝且曰。吾有忠。

臣逆廣僞孝而帝且曰吾有孝子情與之相得心與之相  
習不復知此外之有心理亦將曰文王之孝亦廣周公之  
忠亦素而已矣孔子之緩來動和亦伽而已矣古今惡有  
聖賢哉飾以爲之而即可傳之萬世則懷姦畜逆者方伏  
刃以擬其項頷固迷而不覺始以欺人終於自罔身弑國  
亡若蹈火之必灼狎水之必溺也豈有爽哉夫聖人者同  
於人者也爲創見之事舉世驚之必有僞焉秉正者所弗  
惑也若伽者固不容於堯舜之世唯不容焉斯以爲堯舜  
之智與

煬帝

凡六代不肖之主皆仍其帝稱篇內獨稱煬帝曰逆  
以其與劉劭同共獲載不容之罪且時無口口爲



據不必律廣  
以明止統

牛宏周劉炫以周禮士多府史少而事治後世令史多而  
事不濟炫咎以古之文案簡而今繁事煩政弊爲其所絀  
此得其一於末而失其一於本也文繁而覆治重疊追證  
荒遠於是乎吏求免纖芥之失而朦朧游移上下相蔽不  
可致詰此治道之所以敝教令之所以不行民人之所以  
重困姦頑之所以不戢者而非府史之勞也苟求無摘而  
粗修文具一老吏任之而有餘矣乃府史之所以冗多而  
不理者權移賄行而役重民之貪頑求利與竄名避役者  
趨於府史胥役之一途則固有目不識文案身不親長

官各纂入其中而未嘗分理事之勞事惡得而理也周禮之所以可爲萬世法者其所任於府者謹其蓋藏所任於史者供其策寫而法紀典籍一委之士士多而府史固可少也士旣以學爲業以仕爲道則苟分任於六官之屬者皆習於吏事而嫻於典故政令雖繁無難給也周之所以久安長治而政不穉官不疵民不病者皆繇於此士則旣知學矣學則與聞乎道矣進而爲命士進而爲大夫皆其所固能致者則名節重而官坊立雖有不肖能喪其廉隅而不能忘情於進取則吏道不汙而冒法以讎姦者十不得一且夫國家之政雖填委充積其實數大端而已銓選

者治亂之司也兵戎者存亡之紐也錢穀者國計之本也  
賦役者生民之命也禮制者人神之紀也刑名者威福之  
權也大者舉其要小者綜其詳而莫不繫於宗社生民綱  
紀風俗之大其纖微曲折皆滙澆仁暴之機也而以委之  
刀筆之猥流謀盡於私而智窮於大則便給於一時而遺  
禍於久遠雖有直剛明哲之大臣未能勝也如唐滑渙一  
堂後小吏耳鄭餘慶一片其姦而旋即罷相其可畏而不  
可挽也如此乃舉國家之事不屬之名義自持之清流而  
委之鄙賤乾沒之宵小豈非千金之堤潰於蠅壤哉參佐  
清談而濁流操柄愈兔小失而愈釀大變然後知周禮之

法卓然非後世所及炫儒者也何不囑於先王立教之本而長言之以垂爲永鑒區區以文之繁簡爲言九州混一之世文法何易言簡也

人自旌以智先人功亦立名亦著所行亦不大違於正而及其成局已終歲時已過則猥末跼蹐名節不立而抑不保其身則漢朱儁皇甫嵩隋之高潁賀若弼是已嗚呼士苟無卓然自立之志以輔其氣而祿位子孫交集而榮之則雖以儁與嵩秉正以匡亂者尙困於董卓而不能立義以捐生況類與弼乎常其盛也智足以見事幾才足以濟險阻年力方強物望方起又遇可與有爲之主推獎

以盡其用則億而中爲而成心無顧恤而目空天下可爲  
也則爲也於是而功名赫然表見於當世曾不知其時遷  
世易智盡才枯而富貴已盈子孫相累暗爲銷謝茶然一  
翁嫗之姝暖則誅夷已及旣不能奮起以蹈仁復不能引  
身而避禍昔之所爲英豪自命者安往哉此志士之所深  
悲而君子則早知其衰氣先乘莫能自勝也楊廣之弑君  
父殺兄弟驕淫無度其不可輔而不相容塗之人知之矣  
類之料敵也目懸於千里而心喻若咫尺彌輕楊素韓擒  
虎而自詡以大將夫豈不能知此而遂無以處此者乃不  
能知也不能處也嚙嚙於李懿何稠佞幸之側以訐廣之

失其所指摘而重歎之者又非廣之大惡必致敗亡者也  
微散樂而已厚遇啟民可汗而已舍其大計其小進不能  
抒其忠憤退不能守以緘默駢首以就狂夫之刃悲哉曾  
頴與弼之錚錚而僅與王胄辭道衡雕蟲之腐士同膏鈇  
鑕乎其愚不可警其懦不可扶還令頴與弼自問於十年  
之前而豈屑爾哉高堂曲榭金玉紈綺老妻弱子繫累相  
嬰銷耗其丈夫之氣則雖有憂世之心徒喁喁嘖嘖於匪  
人之側禍之已及則瘖死屠門如在胎之羔犢矣故曰血  
氣旣衰戒之在得血氣之剛足以犯難而立功者豈足恃  
哉倘與嵩扶義以行且不能保於旣衰之後況二子之區

區者乎衰矣而不替其盈唯方剛而豫謹其度制其心於  
田廬妻子之中身輕而志不靡則迨其老也伏櫪不忘千  
里之心以皦皦垂光於白日而亦奚至此哉君子者非以  
英豪自見者也然於道義名節之中自居於大矣年彌逝  
而氣彌昌非頽與弼之所與也然觀於頽與弼而益知所  
戒已

高麗弱國也隋文攻之而不克逆廣復攻之而大敗其後  
唐太宗征之而喪師廣雖不道來護兒宇文述雖非制勝  
之將而北摧突厥吐谷渾之彊南渡海俘殺流求則空國  
大舉以加高麗亦有摧枯拉朽之勢焉況唐太宗以英武

之姿席全盛之天下節制興兵以加葢爾之小邦然而終不可勝者非隋唐之不克而麗人之守固也隋方滅陳高麗聞之而懼九年而隋文始伐之二十二年而廣復伐之則前此者皆固結人心擇將練兵積芻糧修械具之日也故不可克也何以知其然邪陳非高麗之與國恃之以相援而固圉者乃聞陳亡而懼懼於九年之前機發於九年之後效著於二十三年之餘而施及於五十餘年之久其君臣之懼以終始則能抗彊大以保邦也不亦宜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孰繫之能懼之心繫之也夫既有其國節有其民山川城郭米粟甲兵皆可給也尊俎之謀臣



折衝之勇士役意以求激獎以進抑不患其無才不知懼者莫與繫之耳蜀漢亡而孫皓不懼高緯亡而叔寶不懼孟梟亡而李煜不懼迨及兵之已加則惴惴然而莫知所應旁皇四顧無所謂苞桑矣朽索枯椿雖繫之其將何濟焉雖然懼者自懼也非懼人也智者警於心以自強愚者奪其魄以自亂突厥之震懼而降服爭媚以交攻抑不加其無懼也譙周畏魏而撓姜維之守蜀漢以亡亦懼者也宋高畏女直而忍稱臣之辱大讎不雪亦懼者也懼而忘其苞桑與不懼者均聞麗人之已事尚知媿夫

秦與隋虐民已亟怨深盜起天下鼎沸而以亡國同也然

而有異焉者胡亥高居逸樂於咸陽銷兵孤處而陳勝吳  
廣起於江淮關中懸遠弗能急爲控制迨其開關出擊而  
六國之兵已集勢不便也隋方有事於高麗九軍之衆一  
百一十三萬人連營漸進首尾千餘里會於涿郡而王薄  
擁衆於長山劉霸道集黨於平原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  
羣起於漳南清河之間去涿數百里耳平蕪相屬曾無險  
隘之隔此諸豪者不顧百萬之師逼臨眉睫而糾烏合之  
衆竄立於其旌麾相耀金鼓相聞之地則爲寇於秦也易  
而於隋也難夫豈隋末諸豪之勇絕倫而智不測乎追觀  
其後亦如斯而已而隋卒無如之何聽其自起自滅旋滅

旋起以自斃於江都且逆廣非胡亥匹也少長兵閒小有才而戰屢克使與羣雄角逐於中原未必其劣於羣雄也則隋末之起兵者尤難也然而羣雄之得逞志以無難者無他上察察以自聳下師師以自容所急在遠而舍其近睨盜賊爲疥癬而自倚其彊若是者乘其所忽而回翔其閒進可以微功退固有餘地以自藏而又何憚焉虎之猛也而制於蝸卽且之毒也而困於蝸其所輕也故楊元感李密以公侯之裔世領樞機門生將吏半於朝右金錢衣幣富將敵國而兵起兩月旋就誅夷唯隋之忌之也夙而防之也深一聞其反全力以爭生死而山東諸寇起自草

策不在獨天心目之中夫且曰以元威之勢傾天下而可  
如韓盧之搏兔此區區者其如予何哉故羣雄敗可以自  
存而連兵不解卒無如之何也高頻賀若弼而旣誅夷矣  
正逆廣驕語太平鞭笞六寓之日也羣雄不於此而興尙  
奚待哉於是而王薄等之起兵二年矣僅有一張須陁者  
與戰而勝逆廣君臣直視不足畏而姑聽之然則諸起兵  
者無漢高項羽耳藉有之豈待唐公徐起太原而後商辛  
自殪於牧野哉至不仁而斂天下之怨非所據而踞天位  
之尊起而撲之勿以前起者之敗亡疑其彊不可拔也楊  
元威死而隋旋以亡大有爲者知此而已

聖人之大寶曰位非但承天以理民之謂也天下之民非  
特此而無以生聖人之所甚貴者民之生也故曰大寶也  
秦之亂天下蠱起三國之亂羣雄相角而殺戮之慘不劇  
掠奪之害不滋唯王莽之世隋氏之亡民自相殺而不已  
王莽之末赤眉尤來銅馬諸賊徧於東方延於西隴北極  
趙魏南迤江淮而無有覬覦天步僭名號以自雄者赤眉  
將敗乃攤劉盆子以盜名而盆子不自以爲君賊衆亦不  
以盆子爲君也大業之亂自王薄張金稱起於淄濟竇建  
德劉元進朱燮管崇杜伏威劉苗王王德仁孟讓王須拔  
魏刀兒李子通翟讓攘臂相仍凡六年矣無有以帝王自

號其尤妖狂者則有知世郎歷山飛漫天王迦樓羅王之號非徒無定天下之心而抑無草竊割據之志非徒不爲四海所推奉而抑不欲爲其類之雄長於是而淫掠屠割舉山東河北淮左關右之民互相吞齧而愿弱者縮伏以枕藉流血於郊原其慘也較王莽之末而加甚焉至大業十二年而後林士宏始稱帝於江南竇建德李密踵之自命爲王公署官僚置守令雖胥盜也民且依之以延喘息而將采旣剝萌蘖稍息唐乃起而收之人始知得主之爲安而天下以漸而定矣夫盜也而稱帝王悖亂之尤名實之舛甚矣然而虛攤其名尙不如其無名也旣曰帝矣

曰王矣爲之副者曰將相矣曰牧守矣卽殘忍顛越鄙穢  
足乎訕笑然且曰此吾民也固不如公然以蛇豕自居唯  
其突而唯其螫也故位也者名也雖聖人有元后父母之  
實而天下之尊之以位者亦名而已君天下而天下保之  
君天下而思保其天下盜竊者聞風而強效焉則名位之  
以敝束暴人之虔剽而翕合離散之餘民者又豈不重哉  
寶也者保也人之所自保也天下有道保以其德天下無  
道保以其名故陳勝起而六王立漢室淪而孫曹僭禍且  
爲之衰滅人不可一日而無君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僞者愈於無況崛起於厭亂之餘以乂安四海者哉

忌天下之強而獎之以弱則以自弱而喪其天下趙宋是  
已然弱者暴之反也故外侮不可禦而內不失民也忌天  
下之賢而驅之不肖於是而毒流天下則身戮國亡不能  
一朝居矣逆廣之殺高潁賀若弼也畏其賢也薛道衡王  
胄祖君彥一詞章吟詠之長耳且或死或廢而無以自容  
非以天子而求勝於一夫也謂賢者之可軋己以奪己而  
不肖者人望所不歸無如己何也故虞世基宇文述裴矩  
高德儒之猥賤則委之腹心而不疑乃至王世充之凶頑  
亦任之以土地甲兵之重無他以其耽淫嗜利爲物之所  
甚賤而無與戴之者也唐高祖以才望見忌幾於見殺乃



縱酒納賄託於汙行則重任之使守太原以爲崛起之資  
夫人君卽昧於賢不肖之分爲小人之所撓亂抑必僞爲  
節制之容飾以貞廉之迹而後可以欺昏昏者以讎其姦  
未有以縱酒納賄而推誠委之者此豈徒逆廣之迷亂哉  
自隋文以來欲銷天下之才智毀天下之廉隅利百姓之  
怨大臣以偷固其位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嗚呼爲人君  
者唯恐人之修潔自好竭才以用擇其不肖而後任之則  
生民之荼毒尙忍言乎以宇文化及之愚劣可推刃以相  
嚮夫豈待賢於己者而後可以亡己哉祇以賊天下使父  
子離而爲塗殍故天下之惡莫有甚於惡天下之賢而喜

其不肯者也天子以之不保天下士庶人以之不保其身  
斬宗滅祀鬼禍不解者皆此念爲之也可不畏哉

語曰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五穀之所以貴者不可不務  
白也迷其所以貴而挾之以爲貴則違天殃人而禍必及  
身所以貴者何也人待之以生也匹夫匹婦以之生而天  
子以生天下之人故貴若其不以生天下之人而奚貴焉  
積則不可以約爲藏藏則易以腐敗而不可久不能如珠  
玉之韞千金於一匱數百年而緘之如新也故聚之則不  
如珠玉遠矣散之則以生天下而貴莫甚焉傳曰財聚則  
民散財散則民聚謂五穀也若夫錢布金銀之聚散猶非

民之甚急者也聚錢布金銀於上者其民貧其國危聚五穀於上者其民死其國速亡天之生之也不擇地而散而斂之以聚是違天也人之需之也不終日以俟而積之以久是殃民也故天下之惡至於聚穀以居利而極矣爲國計者曰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此謂諸侯有百里之封當水旱而告糴於鄰國一或不應而民以餒死故導民以蓋藏使各處有餘以待匱也四海一王舟車銜尾以相濟而斂民之粟積之窖竄鬱爲麴塵化爲蛾螳使三旬九食者茹草木而咽糠粃睨高廩大庾以餒死非至不仁其忍爲此哉隋之毒民亟矣而其殃民以取滅亡者僅以兩都六

軍宮官匠胥之仰給爲數十年之計置雒口興雒回雒黎陽永豐諸倉斂天下之口食貯之無用之地於是粟窮於比屋一遇凶年則流亡殍死而盜以之亟起雖死而不恤旋撲旋興不亡隋而不止其究也所斂而積者祇爲李密聚衆唐公得民之資不亦愚乎隋之富漢唐之盛未之逮也逆廣北出塞以驕突厥東渡海以征高麗離宮偏於天下錦綺珠玉狼戾充溢給其窮奢尙有贏餘以供李密唐公之撝散皆文帝周於攘聚之所積也粟者財之本也粟聚則財無不聚召奢誨淫皆此粟爲之也貴五穀者如是以爲貴則何如無貴之爲愈哉天子有四海之賦可不憂

六軍之匱庶人有百畝之田可不憂八口之飢耕枵腹者  
之饑飧奪勤耕者之生計居賤糴貴徒以長子弟之驕奢  
召怨家之盼望何如珠玉者非人之所待以生而思奪之  
者之鮮也上好之下必甚焉粟朽於倉人殲於道豪民逞  
貧民斃爭奪興盜賊起有國破國有家亡家愚僭不知猶  
託之曰莫貴於五穀悲夫

隋之得天下也逆而楊廣之逆彌甚李氏雖爲之臣然其  
先世與楊氏竝肩於宇文之廷迫於勢而臣隋非其所樂  
推之主也則遞相爲王徵其不道而代興亦奚不可且唐  
公幸全於猜忌而出守太原以避禍未嘗身執朝權狐媚

以欺孤寡如司馬之於魏蕭氏之於宋也奉詞伐罪誅獨夫以正大位天下孰得而議其不臣然其始起猶託備突厥以募兵誣王威高君雅以反而殺之不能揭日月而行弔伐何也自曹氏篡漢以來天下不知篡之爲非而以有所授受爲得上習爲之下習聞之若非託伊霍之權不足以興兵非竊舜禹之名不足以據位故以唐高父子伐暴君平寇亂之本懷而不能舍此以拔起嗚呼機發於人而風成於世氣之動志一動而不可止也如此夫自成湯以征誅有天下而垂其緒於漢之滅秦自曹丕僞受禪以篡天下而垂及於宋之篡周成湯秉大正而懼後世之口實

以其動之相仍不已也而漢果起匹夫而爲天子若夫曹  
丕之篡則王莽先之矣莽速敗而機動不止者六百餘年  
天下之勢一離一合則三國之割裂始之亦垂及於五代  
之瓜分而後止金元之人口也沙陀及捩臬雖先之也不  
一再傳之割據耳乃互五百餘年而不息愈趨愈下又惡  
知其所終哉夫乘唐高之勢秉唐高之義以行伐暴救民  
之事唐高父子固有其心矣而終莫能更絃改轍也數未  
極也非聖人之興則俟之天運之復王莽沙陀之區區者  
乃以移數百年之氣運而流不可止自非聖人崛起以至  
仁大義立千年之人極而足以制其狂流哉

唐起兵而用突厥故其後世師之用回紇以誅安史用沙陀以破黃巢而石敬瑭資契丹以篡奪割燕雲輸歲幣亟病中國而自絕其圉乃至宋人資女直以滅遼資蒙古以滅金卒盡淪中原於夷狄禍相蔓延不可復止夫唐高祖則已早知之矣旣已知之而不能不用突厥者防突厥爲劉武周用以襲己於項背可與劉文靜言者也假突厥之名以恐喝河東關中而遙以震驚李密則未可與劉文靜言者也乃所資於突厥者數百人而曰無所用多則已灼見非我族類者之不可使入躡中國以戕民而毀中外之防故康鞘利僅以五百人至而高祖喜其破長安下河東



上隴以擊辭仁果出關以平王世充皆不用也則高祖豈  
疏於謀而不憂後患者然而機一發而不可止則大有爲  
於天下者一動一靜之際不容不謹有如是哉勿恃勢之  
盈而可不畏也勿恃謀已密而可不虞也勿恃用之者淺  
而禍不足以深也矢之發也脫於殼者毫末而相去以尋  
丈三峽之漩投以勺米而不息則大舟沈焉事會之變不  
可知而不可狎固若此也能用突厥者高祖耳不能用者  
相習而用之無其慎重而貪其成功又惡容辭千古禍媒  
之罪乎若夫唐之用突厥而終未嘗用者則固難一二與  
庸人言也

言生乎心者也成乎言而還生其心繇心而生言心之不  
貞發於言而漸洩矣其害淺繇言而成事繇事而心益以  
移則言爲貞邪之始幾而必成乎事必蕩其心其害深故  
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卒然言之以爲可爲而爲之未  
有不害於政者也故君子之正天下恆使之有所敬忌而  
不敢言小人之無忌憚也卒然言之而禍不可戢也李密之  
與唐公皆隋氏之世臣也逆廣雖不道俱嘗北面事之未  
嘗如嵇紹之於晉有父母之讎也逆廣不可以君天下密  
欲奪之唐公欲奪之一也唐公起明知揜耳盜鈴之不足  
以欺天下而必令曰犯七廟及代王宗室者夷三族密則

任祖君彥怨懟之私昌言之曰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  
咸陽於是而唐公得挾義以折之曰所不忍言未敢聞命  
嗚呼密與唐之興喪自此決矣夫唐豈不以逆廣爲紂而  
晚代王侑爲懷璽面縛之子嬰乎然令其遽出諸口而有  
所不能也其不能者何也不敢與不忍也非畏逆廣與微  
弱之代王也自畏其心之鬼神也故人至於言之不怍而  
後人無可如何矣人無可如何而鬼神之弗赦必矣故聖  
人欲正人心而亟正者人之言心含之口不能言之則害  
止於心心含之口遂言之則害著於外心未必信之口遽  
言之則還以增益其未至之惡而心與事猖狂而無所訖

止言之有忤而心有所忌事有所止則事雖不順鬼神且諒其不敢不忍之猶存而尙或祐之心叛於理言叛於心可言則言以搖動天下於蔑彝倫逞志欲之大惡然後惡滿於天下而天之殛之也不爽故唐之報密而折之也非果有不忘隋之忱惻也挈不敢不忍以告天下而還自警其心卒以保全楊氏之族而賓之其事有天下而李密授首於函谷言不可逞天不可欺不亦信夫

徐洪客者不知其爲何許人卽其言而察之大要一險賊無忌之游士史稱莫知所之蓋亦自此而死耳非能螻蛄鴻飛於圖功徼利之世者也其上書李密曰米盡人散以

後事驗之人服其明矣乃曰直嚮江都執取獨夫密爲隋  
氏世臣假令趨江都執楊廣又將何以處之哉項羽楚之  
世族秦其讎也而殺子嬰掘驪山之墓則天下叛之楊廣  
儼然君天下者十三載密以親臣子弟侍於仗下一旦屠  
割之如雞豚以密之很於是乎固有躊躇而不敢遽者故  
殪商辛執子嬰乃祖君彥忿懟之譎言非密之所能任也  
天下之大難以身犯之者死業已爲人君而斬刈之者凶  
業已爲人臣而直前執殺其君者必殲其類夫密亦知搗  
江都殺楊廣徒受天下之指數而非可得志也淇客險陂  
而不恤名義之小人惡足以知此乎或曰楊廣之逆均於

劉劭非但紂匹也執殺之也何傷曰密之起也乘其亂而思奪之乎抑憤其覆載不容之罪爲文帝討賊子如沈慶之之援父而起乎此密所不能自誣其心而可假以爲名者也或曰慕容超姚泓亦嘗君其國矣宋武直前破其國而俘斬之都市又何也曰宋武未嘗臣彼而鮮卑與羌不可以君道予之者也徐魏公之縱安懼拘此義而不知通而豈以例隋氏哉懸紂首於太白未知其果否也卽有之而三代諸侯之於天子不純乎臣非後世之比也君彥忿戾以言之洪客遂欲猖狂而決行之自絕於天竄死草間而無以表見宜矣或乃躋之魯仲連之高誼不已過與

擇君而後仕仕而君不可事則去之君子之守固然也失身於不道之君而不能去則抑無可避之名義矣徒人費君之紛如賈舉州綽之不得爲死義以其從君於邪也苟不從君於邪則其死也不可更責以失身故宋瑒宋閔皆失德之君而無傷乎孔父仇牧之義當凶逆滔天君父橫尸之日而尙可引咎歸君以自貸其死乎楊廣之不道而見弑於宇文化及許善心張琮抗賊以死當斯時也雖欲不死而不得也麥孟才沈光討賊而見擒麾下千人無一降者李襲志保始安聞弑哭臨堅守而不降於蕭銑豈隋氏之能得人心而顓異於宋齊以來王謐褚淵恬不知媿

之習者何也十三載居位之天子人雖不道名義攸存四海一王人無貳心苟知自念不忍目擊此流血宮庭之大變也唐高祖聞變而痛哭豈楊廣之澤足以感之而又豈高祖之僞哀以欺世乎臣主之義生於人心於此見矣故莊周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君子惡其賊人性之義有以夫



讀通鑑論卷十九終